

## 察察有理

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## 闲记山中情

人的情绪很微妙,有些感受不管你觉得应不应该,它都真实存在,哪怕你不承认。比如,两个妈妈带孩子玩,过来一人对其中一位说,这孩子真漂亮。另一位妈妈怎么想?三种可能:1,不愉快,怎么说话,我儿不乖吗;2,无所谓,反正也没说我孩子不漂亮;3,真心为别人高兴。相信绝大部分妈妈是前两种心情,后者实在鲜见,当然,也许我们都会附和:是啊,真漂亮。

因为,每个人在心底里,都希望自己比别人好,那种奉献似的“只要你过得比我好”,只有父母对于子女吧。这是人的本性,由自私基因决定,谁不说咱家乡好,也是基于同样的心理。千百年来,虽然思乡的文字感动世代,人们依然向往更遥远的地方,如同小溪汇成河流,流向江奔向海。评价成功的标准之一,便是你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,扎根到了大都市。

这种奔腾不息是社会繁荣的活力,人类进步的动力,但绝大多数人,一辈子生活工作在一个城市,维持社会的稳定。人们离开家乡的方式,一般有两种,一是年轻时奋发图强,通过自己努力改变环境;二是老年后随子女定居其他城市。赵医生年轻时也不是没动心,向往更繁华的省城,然而才能没有追上志向,到了这个年龄,要想离开家乡,到其他城市定居,便只能用第二种方式。

到一定年龄就会知道,其实人活的是一种心态,总要让自己心情愉快,承认别人的优越,也要给自己找借口。比如长久生活在一个城市,你要去发现它的各种好,才能满意现状,不会沉浸在无比的懊恼中。赵医生所居之城,处大巴山区,有山有水,所居之屋,抬头见山低头见河,举步便到河之滨,驱车便进山林。较之生活在大城市林立的高楼、错

综的立交,想要去郊游一次得做十分准备,我们的周末户外之行便显得轻松容易,得来全不费功夫。

一年四季,得闲便要到大自然里去,夏天的早上,冬日的下午,春秋的一整天,都是户外活动的好时光。夏天太阳升起后炎热,须趁早出门。中年后,老伴老友必不可少,两家人一辆车,7点出发,先到半山的豆花店,一碗豆花、一碟蘸酱、一碟泡菜、一碗米饭,除了豆花儿,都可以续加。吃客中有汗流浹背者,那是早起的鸟儿,晨练已经结束;有悠闲自得者,那是饭后才准备徒步的,我们是后者。

多年的建设,条条盘山路四通八达,满山的植被郁郁葱葱,天然氧吧空气清新。走在山间路上,无端脚步都迈得有状态,时不时就扭动跳跃,挥胳膊踢腿转脑袋,恣意发挥,怎么舒坦怎么来。有一条最老的环山路,极为平坦漫长,两旁的树木茂密高大,枝叶在道路上空聚合,形成巨大的遮阳棚。日头高照时,阳光穿过密密匝匝的枝叶,失了余威,剩下斑驳的光影,随风变幻。这条路因其荫凉景美,转山的人最多。

人多的地方便有买卖,有人为休闲,有人为生计。路旁开阔处,总会有些卖菜的老农,摆摊的小户,方便大家临时需要,并顺道拎点小菜回家。有一处坪坝较宽敞,平时有人自带折叠座椅,喝茶闲坐聊天乘凉。一位20岁出头的小姑娘看到商机,开一辆小长安,载着各色装备,开启移动咖啡饮料服务。路过那里,常听这样的问答:

带了水的,还跑这儿来喝咖啡。

哎,支持别个年轻人创业哟。

那天满山转悠后,我们也来到小姑娘的摊前。想象中,年轻女子创业,要么和朋友,要么和伴侣一起,但是女孩独自

一人经营,长发素面、高腰短衫、七分长裙,文静而不失干练。四人坐定各取所需,看周围有四五张小桌,两三四人不等,各自围坐互不往来。平心论女孩的咖啡,较之城里正规咖啡屋,质地还是逊色一点。

不一会来了一对中年夫妇,从车的后备箱搬东西,其中一个中型拖杆箱大小的箱子引起众人关注。只见男人打开箱子,一番展开拼装后,就是实用的茶几。随后,他又从箱里掏出茶杯、茶叶、水壶等一系列物品,就像一个百宝箱,你都好奇怎么装下的,不知接下来还能掏出什么。男人开朗热情,见众人眼美,便滔滔不绝介绍此物的功能价格,又把自己泡的茶,用小纸杯倒与众人。男人很会调节气氛,他一来便打破几桌人的界限,相互交流热闹起来。

中年夫妻虽然自带了茶水,依然点一杯咖啡。女孩歉意让他们稍等,不知什么时候,车上水箱漏了,她请朋友帮忙买了桶装水,正在上山的路上。男人一听,便取来车里的一大桶矿泉水,让女孩应急,女孩给钱被拒,大家也劝,毕竟不值多少钱。以为这事到此为止,但过了一会,女孩给每一桌端来一小盘西瓜,感谢大家对她的支持,大家惊愕又欢喜,纷纷道谢。

其实,人的心情,是点点滴滴小事所产生的情绪总和。人需要善良,带给周围人舒适,也需要热情,给周围人快乐,歌中唱: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,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城市,大概因为生活的时日长久,没了年轻时追寻远方的勇气和精力,多发现它的美,便多一分安居的欣慰。

那个周末,天很蓝,云很白,树很绿,石板上的落花很美,我的心情很爽。

## 六月随想

□李理

中考数学这日,我这个语文老师暂时“赋闲”在家,高考后,女儿感冒了正卧床休息,世界一片宁静。阳光不燥,微风徐起,天气不冷不热。米已下锅,调到“嚼劲”档,外卖的“遇东岚”、无籽瓜正在路上。咖啡在侧,柯基偶吠。

今年花园里的花出乎意料地开得好,完全不像是三四五月我没有理睬过的模样。也许是去年的精心培育养了根系吧,也许是爷爷来悄悄地施了肥吧,也许是上天垂怜我这半年焦躁的内心,用花朵抚慰我支撑我吧。

“乌托邦”恣意攀爬,每一茬都是几十朵同时绽放。月季是最好养的,月月都有花看,“麻吉婶婶”和“莫奈”以独特的紫色艳压群芳。三角梅中,银边三角梅粉白的花朵使整株花树显得仙气飘飘。最令人震撼的是树状蓝雪花,整棵树都在爆花,蓝成一团火焰,像是在宣告植物的超人类能量。狗狗在树下打滚之后,总是粘满一身的蓝花花。

重庆的六月中旬宛若最美人间四月天,梅雨季节刚过,酷热尚未到来,似乎一切都平静而美好。

昨晚去了父母那边,父亲已经连续一个月失眠,靠安眠药入睡,他说前晚只睡着了两个小时。眼前的父亲瘦了一大圈,眉头紧锁。八十岁的父亲焦虑了,他在担心即将进行的肠镜检查,也在担心体检出来的8毫米

大小的肺部结节。他说某某同事检查出肺癌不到两年就走了,某某某切除了三公分的肺部肿瘤乐观得很,全国旅游去了。从这悲观与乐观自相矛盾的口中,我听出父亲内心其实更偏向于前者,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导了,毕竟这个年龄,毕竟这个性格。

母亲高一脚矮一脚地在厨房忙活,为了招待我做了一大桌菜,有我爱吃的药膳炖鸡。母亲前不久因为双侧股骨坏死,换了右边的髌关节,十几厘米的手术刀口触目惊心。至于左边的髌关节什么时候换,要根据父亲的检查结果。所以,母亲现在两条腿都不方便,一边靠坏死的髌关节支撑,一边依靠新换上的人工关节,都痛。好在母亲性格乐观,可以中和一下父亲的焦虑。父母家也有个小花园,花园里的花开得比我家的还要好。他们打理花草时,一定是最放松的时候。我默默地拎着剪刀出去,剪掉了两朵凋谢的残花。

从父母家出来,朋友圈有好几条是关于送别欧大伯的动态。欧大伯走了,享年76岁。二十几年前我刚参加工作,欧大伯是语文教研组长,爱笑、爱喝酒,声音洪亮,走路带风。可是,我印象中,他看着我的时候,眼神有些许复杂。可能是他对我的期望太高而我辜负了他吧,我没有成为语文界的名师,也没有争取一官半职。我按自己的节奏活着,上课学生爱听,考试成绩不差,课余生

活都去读书养花拍照了。那些年,欧大伯是语文组的带头大哥,带我们教研,带我们外出听课,听课之余逛公园。暑期培训会晚饭之后,总有老教师喝得二麻二麻的,言行乖张,这时欧大伯就去解围,坐下来,陪对方再摆摆龙门阵,直到对方酒气散尽。欧大伯退休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,间或听到一点点关于他家里或好或差的消息。一个人的辈子,哪能传出的都是好消息呢,最后也都是坏消息。遗憾的是学校为欧大伯举行追悼会的时候,我正在初三的最后一个晚自习。欧大伯在天之灵应有慰藉,那么多人记得他,怀念他。前段时间,也有老师走,我没有见到讣告,消息是邻桌口耳相传给我的。那几位老师我也时常念叨。

回过神来,看到手机里一片鲜活,其他学科的同事都穿着红衣服在送考,在合影。我教的不知道第几届的孩子正在考场奋笔疾书。他们的前途因为未知而美好,他们还有好长好长的路要走,每条路都会岔出很多路口,最后选择最好的那条。我的女儿也一样,高考刚刚结束,未来待定,让人既忐忑又激动。大部分的高三女生高考后都染了头发、做了指甲,漂漂亮亮的,迫不及待往“成年”那边奔!

依稀中,我站在孔子凝视过的河流旁,望河水一意奔向天际,岸边所有的生命,都如六月的花朵般蓬勃、灿烂。

阅读副刊精品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  
尽在南门口